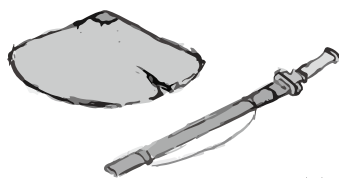




金庸 群俠 生活誌



吳鉤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目 錄

[自序] 從金庸的窗口翻入歷史	007
-----------------------	-----

第一輯：日常衛生・日用品

一、楊過如何剪指甲	014
二、梅超風怎麼如廁	020
三、行走江湖的俠女們怎麼洗澡	026
四、大俠們每天會刷牙嗎	032
五、小龍女如何處理月事	038
六、行走江湖是不是要隨身帶著火折子	044

第二輯：服飾・化妝

一、契丹人的胸膛真有一個狼頭刺青嗎	052
二、黃蓉會穿甚麼內衣	058
三、小昭怎麼換內褲	063
四、張無忌會給趙敏怎麼畫眉	068
五、韋小寶哪裡懂得宋人簪花的時尚	073
六、江湖兒女不纏足	079

第三輯：美食・飲品

一、段譽飲的是甚麼茶.....	086
二、喬峰喝的是甚麼酒.....	091
三、黃蓉的廚藝在宋朝很厲害嗎.....	097
四、洪七公有福了，可以吃到那麼多的美食.....	102
五、曲靈風能不能吃到花生米.....	108
六、張翠山在冰火島住了那麼多年，為甚麼不會得壞血病.....	114

第四輯：婚戀・生育

一、郭靖應該怎麼向黃藥師提親.....	120
二、郭靖與黃蓉是怎麼節育的.....	128
三、歐陽鋒與嫂子私通，會受甚麼刑罰.....	133
四、張無忌悔婚，周芷若能起訴他嗎.....	139
五、韋小寶是不是犯了重婚罪.....	146
六、江湖中有沒有同性戀.....	153



第五輯：商業・財富

一、郭靖第一次請黃蓉吃飯花了多少錢.....	160
二、韋小寶貪污了多少錢.....	166
三、韋小寶真的可以從懷裡掏出一大疊銀票嗎.....	172
四、鏢局是個甚麼組織.....	177
五、丐幫幫主的財富知多少.....	183
六、江湖門派哪來的經濟收入.....	1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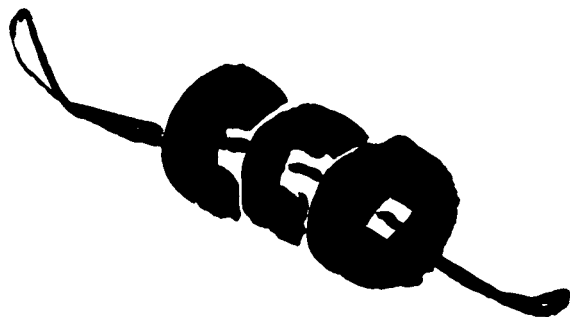
第六輯：武器・武功

一、為甚麼劍客與刀客給我們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198
二、大俠們成天帶著一把刀，不犯法嗎.....	205
三、為甚麼武俠世界的武功越來越退化.....	212
四、甚麼才是冷兵器時代的大殺器.....	218
五、宋朝全民愛相撲.....	224
六、為甚麼你會覺得太監的武功高深莫測.....	229



第七輯：社會・制度

一、為甚麼說朱元璋時代的江湖很寂寞	236
二、為甚麼說江湖社會形成於北宋	242
三、喬峰真要生在宋朝，又何必自殺	248
四、虛竹是不是一個奴隸主	254
五、金庸小說裡為甚麼沒有基督徒	259
六、袁承志能在海外創建一個共和國嗎	266



[自序] 從金庸的窗口翻入歷史

我的家鄉小鎮，雖說是一個始建於明代洪武年間的文化古城，但其實已經沒有甚麼文化遺存了，在我的少年時代，小鎮幾乎沒有一間像樣的書店，對於那些不知為何居然養成了讀書癖好的孩子們（比如我）來說，如何找到一本書讀，真的有點飢不擇食。

幸好小鎮有一間租書的小店，而且裡面的書永遠只有兩種：從港台來的言情小說與武俠小說。男孩子對言情小說不感冒，所以都租武俠小說看。我那時候只要身上有點零花錢，都要到那個租書店租武俠小說。由於租書店是按日計算租金的，你看得飛快，就能用更少的錢讀到更多的小說，所以從小就訓練出一目十行的閱讀速度，一套四五冊的武俠小說，一天一夜就能看完。

在我的少年時代，讀得最多的便是武俠小說了。金庸的「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古龍的陸小鳳系列、楚留香系列、小李飛刀系列，基本上都讀過一遍以上。此外，梁羽生、臥龍生、陳青雲、諸葛青雲、上官鼎、柳殘陽、雲中岳、溫瑞安等人的作品（能一口氣說出這麼多武俠作家名字的，顯然是武俠

小說的忠誠擁護），也都讀過一些。印象最深刻的當然是金庸與古龍的小說。直至今日，有空或者無聊的時候，我還會翻翻這兩位武俠大家的小說，當消遣。

古龍的小說都架空了歷史背景，金庸的小說恰恰相反，除了少數作品（如《笑傲江湖》、《連城訣》、《俠客行》）有意將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模糊處理之外，多數作品都交待了明晰的歷史背景，將虛構的傳奇巧妙地糅合進真實的歷史場景中，讓虛構的江湖人物與真實的歷史人物發生密切聯繫，從而達到一種虛實交融的藝術效果。我從小就對歷史有些興趣，所以金庸的武俠顯然更對我的胃口。

從金庸建造的江湖世界中，我們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歷史人物，像《書劍恩仇錄》中的乾隆、福康安；《鹿鼎記》中的康熙、鰲拜、索額圖、吳三桂、鄭經、施琅、顧炎武、黃宗羲；《碧血劍》中的李自成、李岩、袁崇煥、崇禎皇帝；《倚天屠龍記》中的朱元璋、常遇春、韓山童、韓林兒、陳友諒、王保保；《射雕英雄傳》中的鐵木真、托雷、王罕；《天龍八部》中的宋哲宗、蘇軾、耶律洪基、完顏阿骨打，等等，都是人們熟知的歷史名人，自不必多說。

很多被金庸當成「江湖中人」塑造的人物，歷史上也是確有其人，如《倚天屠龍記》中的明教「五散人」，除了「布袋和尚」取自虛構的神話人物之外，彭和尚彭瑩玉、鐵冠道人張中、冷面先生冷謙、周顛都是元末明初的傳奇人物，名字見之史料。武當張三豐以及他的徒弟「武當七俠」，也非虛構，史書中可以找到宋遠橋、俞蓮舟、俞岱岩、張松溪、張翠山、莫聲谷的名字，只有殷梨亭原來叫殷利亨，金庸老爺子將他改成了殷梨亭。

《射雕英雄傳》中的全真教掌教王重陽，王的徒弟「全真七

子」——丹陽子馬鈺、長春子丘處機、長真子譚處端、玉陽子王處一、廣寧子郝大通、長生子劉處玄、清靜散人孫不二（馬鈺之妻），全都是真實的歷史人物。他們的徒弟，即全真教的「志」字輩，從尹志平、張志敬（金庸寫成了趙志敬）到李志常，也都是元初的知名道士。不過，跟金庸虛構出來的抗金抗元形象不同，歷史上的全真道士，基本上是跟金元汗廷合作很愉快的宗教人士。

這麼熱衷於將歷史人物寫入江湖世界的武俠小說作家，除了金庸，只有梁羽生了。不過從文學技巧來說，金庸似乎技高一籌。

金庸用十五部武俠小說創造了一個包羅萬象的武俠世界，吸引了無數讀者，凡有華人處，俱有金庸武俠書。坊間還出現了一門「金學」，從文學、史學等角度研究金庸武俠小說。不過，坊間種種評說金庸武俠的文字，似乎多數不入金庸法眼，他老人家曾說：「有人未經我授權而自行點評，除馮其庸、嚴家炎、陳墨三位先生功力深厚兼又認真其事，我深為拜嘉之外，其餘的點評大都與作者原意相去甚遠。」

坦率地說，我對金庸老爺子的這個意見，是不敢苟同的。一篇作品發表之後，讀者怎麼評說，便全然由不得作者了，「未經授權而自行點評」是很正常的現象。馮其庸、嚴家炎、陳墨三位先生的金庸小說評論，我也略看過，無非是中規中矩的文學鑒賞罷了。

對於金庸創造出來的龐雜無比的武俠世界，應該有更加有趣的解讀才對。我的朋友葉克飛先生，便寫了一部《金庸政治學》，煞有介事地探討金庸江湖社會中的派系、組織結構、謀略與權力運作，別開生面。

作為一名資深的金庸小說讀者和一名不太資深的歷史研究

者，我不打算辜負我的平生所學，決定從社會史的角度翻入金庸的武俠世界。當然，我不想考據金庸先生筆下有哪些人物是真實的歷史人物，哪些故事是歷史上發生過的真事——似乎已經有人在做這個工作了。

我想談點更特別的東西。

讓我先從網絡上流傳頗廣的「金庸學三大不解之題」說起：《射雕英雄傳》中，梅超風練了「九陰白骨爪」，指甲暴長，解手後怎麼擦屁股？《神雕俠侶》中，獨臂的楊過單身過了16年，他是怎麼剪指甲的？《倚天屠龍記》中，小昭的腳脖子被鐵鍊鎖住了，她又是怎麼換內褲的？問題非常無聊，卻吸引了無數網友解答，各種腦洞紛呈。其實，從技術的角度解答這些問題並沒有甚麼意思，我們換一角度，從史學切入，便會發現無聊的問題也蘊含著嚴肅的歷史知識。有些網友說，古人不穿內褲，所以根本就不存在小昭的問題。這便是不了解社會生活史的表現。

◎

自
序

我想做的，是借用金庸武俠小說中的一部分生動細節，進行社會生活史方面的考證，為你打開一扇觀察古人社會生活的窗口。

在我看過的評說金庸武俠的文字中，以新垣平博士的《劍橋倚天屠龍史》最為精彩，令人擊節。新博士惟妙惟肖地模仿「劍橋中國史」的體例與文字風格，重新將《倚天屠龍記》的故事講述了一遍，故意講成嚴肅學術論文的樣子。如果說，《劍橋倚天屠龍史》看似是一本正經地做學問，實則是在戲謔地解構金庸的武俠世界；那我的這本小書呢，大概可以說，看似是在戲謔地解構金庸的武俠世界，實則是想一本正經地做學問——只是，由於個人學識有限，這學問做得不深。

讀金庸武俠小說時，許多人都未必留意到小說中的歷史細

節，注意力往往為起伏跌宕的故事情節、性情各異的人物所吸引。如果你掌握了更多的社會生活史知識，再讀金庸小說的時候，可能會有不一樣的體驗。即使不打算讀武俠小說，這些社會生活史知識也可以讓你的茶餘飯後多一些有趣的談資。

希望你喜歡。

是為序。

第一輯

日常衛生・日用品

一、楊過如何剪指甲

金庸武俠小說《神雕俠侶》中，獨臂的楊過單身過了 16 年，他是怎麼剪指甲的？這是江湖上流傳甚廣的「金庸學三大不解之題」之一。另外兩道「不解之題」是：《倚天屠龍記》中的小昭，腳脖子被鐵鍊鎖住了，她是怎麼換內褲的？《射雕英雄傳》中的梅超風，練了「九陰白骨爪」，指甲暴長，解手後又怎麼擦屁股？

與「楊過剪指甲」難題相關的問題還有：在楊過那個時代，指甲鉗顯然還沒有發明出來，人們究竟需不需要剪指甲？如果需要，又是用甚麼工具來剪指甲呢？

人類當然需要剪指甲，不論是今人，還是古人。我們人體的組織，如牙齒的長度、骨頭的長度、耳廓的大小、內臟

的大小，發育到一定程度，便不再生長，只有頭髮與指甲，可以維持終生生長。指甲如果不剪，它們就會不停地長長長（zoeng²），長（zoeng²）長長（coeng⁴），長長長（coeng⁴），給你的日常生活造成極大不便。

舉個例子，你彈過結他吧？彈結他需要留一點指甲，但指甲也不宜過長。有一位明朝人寫了一本《彈琴雜說》，其中就特別提到，彈琴之人，「指甲不宜長，只留一米許，甲肉要相半，其聲不枯」。這裡的「一米」當然不是我們現在所說的長度單位，而是指「一粒米」那麼長。我們去看宋徽宗繪畫的《聽琴圖》，圖中的彈琴者，指甲修剪得非常整齊，差不多就是「一粒米」長。

貓科動物的利爪、齧齒類動物的牙齒，也都能夠終生生長。動物解決爪牙過長的方法是磨損，不停地撓硬物，或者不停地啃木頭。我們可以想像，生活在石器時代的人們，也是通過磨石頭來防止指甲過長的。金屬器具發明之後，人類慢慢學會了用刀片來削短指甲（古龍筆下的李尋歡，就常常用他的飛刀修指甲），或者用銼刀來磋磨指甲。當然，在指甲鉗發明之前，最常見的修指甲工具是剪刀。

中國的剪刀，又稱鉸刀，鉸，交也，「剪刀兩刀相交，故名交刀耳」（王先謙：《釋名疏證補》）。相傳剪刀為魯班發明，但從出土的實物來看，目前發現最早的剪刀來自西漢初期，是交股剪刀，其形制跟現在的 U 形剪刀有點接近。

交股剪刀是漢代至五代的主流剪刀形制。簡單的力學知識告訴我們，這種剪刀用起來比較費力。不過如果用來剪指甲，無疑是綽綽有餘的。五代之後，帶有支軸的雙股式剪刀

興起，由於應用了槓桿原理，用雙股式剪刀剪東西會更省力一些。長沙出土的一把五代時期的雙股式剪刀，從形制看，已經跟今天我們常用的剪刀沒有甚麼區別了。

那麼，你又如何證明古人是用剪刀修剪指甲的呢？畢竟剪刀是用來裁剪布匹、紙張的。

好，我們先來看看明末清初董以寧寫的一首小詞《蘭陵王》，裡面寫道：「先將榴齒微微刷，取繡絨銀剪，輕修指甲，歸來戲把檀郎招。」說的是，一名閨中女子與情郎約會前，細心梳洗，刷了牙，剪了指甲。在古代女性的梳妝盒內，是少不了這麼一把修剪指甲用的小剪刀的。一首元曲也寫道：「粉雲香臉試搽，翠煙膩眉學畫，紅酥潤冰筍手，烏金漬玉梗牙，鬢攏宮鴉。改樣兒新鞋襪，挑粉垢修指甲。收拾得所事兒溫柔，妝點得諸多餘里顆恰。」（喬吉：《一枝花·雜情》）修剪指甲，這是古時女性妝扮的基本功。

出土的文物也可以佐證。許多小型的剪子，多出土於女性墓中，與女性化妝用品存放在一起，如廣東淘金坑出土的剪子，與鑷子、銅鏡一起包裹在一個漆盒中；河北邢台唐墓出土的剪子，與銀釵、骨釵、銅鑷、銅飾同出。可以推知，這些小剪刀，實際上就是當時女性的化妝用具。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收藏有一幅傳為南宋劉松年的《宮女圖》，圖中仕女的桌案上擺有幾件女性的梳妝用具，其中便有一把交股式小剪刀。

男性也有專用的修甲用具。晚明高濂的《遵生八箋》記錄了一種流行於士大夫群體的「途利文具匣」，「內藏裁刀、錐子、挖耳、挑牙、消息、肉叉、修指甲刀銼、髮刮等件、

酒牌一、詩韻牌一、詩筒一（內藏紅葉各箋以錄詩），下藏梳具匣者，以便山宿外用。關鎖以啟閉，攜之山遊，似亦甚備」。差不多同時代的屠隆《考槃餘事》「文房器具」條也說：「小文具匣一，以紫檀為之，內藏小裁刀、錐子、挖耳、挑牙、消息、修指甲刀、銼指、剔指刀、髮鬚、鑷子等件。旅途利用，似不可少。」看來，這修剪指甲的刀、銼，正是士大夫居家、出遊之必備用具。

古時的出家人尤其重視身體的清潔，用來刷牙的「齒木」就是僧人發明的。佛經《十誦律》說：「佛聽蓄刀子，一用割皮；二用剪甲；三用破瘡；四用截衣；五用割衣上毛縷；六用淨果。乃至食時種種須故，是以聽蓄。」佛家是允許僧人收藏刀子的，因為需要用刀子來削果皮、修指甲，等等。

古代還有「刀鑷工」的行當，其工作就是給顧客修面、修眉、刮鬍子、剃髮，以及修剪指甲。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就畫有一個刀鑷工，在城牆腳下開了一間舖子，正給顧客修面呢。

明代筆記《鳳凰台記事》中，還有一則軼事說：「太祖時，整容匠杜某專事，上梳櫛修甲。一日，上見其以手足甲用好紙裡而懷之，上問：『將何處去？』杜對：『聖體之遺，豈敢狼藉？將歸謹藏之。』上曰：『汝何詐耶？前後吾指甲安在？』杜對：『見藏奉於家。』上留杜，命人往取甲。其家人從佛閣上取之，以朱匣盛，頓香燭供其前。比奏，上大喜，謂其誠謹知禮，即命為太常卿。」這個姓杜的整容匠（刀鑷工），專職給朱元璋梳頭、修甲，將剪下來的「龍爪龍甲」收藏起來，以香燭供於佛閣。這馬屁拍得朱皇帝龍顏大悅。



《清明上河圖》中的刀鐮工。

看到這裡，或許會有朋友問：古人不是講究「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嗎？怎麼會忍心剪掉指甲呢？確實，受「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觀念的影響，古人有留髮的習慣。不過，對於指甲，古人持另一種觀念，東晉張湛的《養生要集》說：「爪，筋之窮也。爪不數截筋不替。」爪，指人的指甲、趾甲。古人認為，如果指甲與趾甲沒有經常修剪，就會不利於筋氣的新陳代謝。

因此，許多傳統醫書、養生書都提倡定時修剪指甲，如唐代唐臨《腳氣論》說：「丑日手甲、寅日足甲割之。」唐代孫思邈《保生銘》說：「寅丑日剪甲，理髮梳百度。」明代高濂《遵生八箋》說：「寅日剪指甲，午日剪足甲，燒白髮，並吉。」

由於古人使用剪子或刀片修剪指甲，容易誤傷皮肉，傳統醫書中也收錄有不少醫治指傷的藥方，如明代薛鎧的《保嬰

撮要》記載說：「一女子十四歲，修指甲誤傷痛，妄敷寒涼及服敗毒之藥，遂腫至手背，肉色不變，余先用內消托里散，手背漸消，次以托里散為主，八珍湯為佐，服兩月餘而癒。」

回到「楊過剪指甲」的問題，答案是：首先，楊過當然需要修剪指甲，否則，他的手指甲會長得只適合練「九陰白骨爪」。其次，楊過可以到市集中找刀鐮工幫他修剪指甲，只要付幾文錢就行了。楊過獨臂，說不定還能打個五折。最後，實在不行，他還可以用石頭磨、牙齒咬的古老方法來弄短手指甲。

二、梅超風怎麼如廁

還有一道「金庸學」不解之題：《射雕英雄傳》裡的梅超風，練了「九陰白骨爪」，指甲暴長（這個印象應該來自改編的電視連續劇），那麼問題來了，有著超長指甲的梅超風，每次上廁所大解之後，該怎麼擦屁股？

這個問題，涉及中國人的如廁文明史。梅超風生活在南宋後期，儘管紙早已在宋代前發明出來，但人們還不敢奢侈到將乾淨的紙張用於清潔屁屁。那個時候，中國人普遍使用的清潔工具是木片、竹片，叫作「廁籌」。

廁籌很可能是隨佛教傳入中國的。我們以前說過，佛教徒很講究身體的衛生，佛祖常教導信徒要每日刷牙，經常修指甲，佛經《毗尼母經卷》中還有專門指導僧人如廁的文字：

上廁所時，「當中而坐，莫令污廁兩邊。起止已竟，用籌淨刮令淨。若無籌不得壁上拭令淨，不得廁板梁楸上拭令淨，不得用石，不得用青草，土塊、軟木、皮軟葉、奇木皆不得用；所應用者，木竹葦作籌。度量法，極長者一磔，短者四指。已用者不得振令污淨者，不得著淨籌中。」這段如廁指南，非常有操作性。

南唐李後主好浮屠氏之法，曾經為僧侶親自削廁籌：「後主與周后頂僧伽帽，披袈裟，課誦佛經，跪拜頓顙，至為癡贅。親削僧徒廁簡，試之以頰，少有芒刺，則再加修治。」（《南唐書·浮屠傳》）不要取笑古人，中世紀後期的法國，皇宮內還用一根懸掛著的麻繩拭穢呢，而且，這根麻繩是公用的，國王用過之後，王后繼續用，王后用過，其他人接著用。

日本有些寺院，至今還保留著古老的廁籌清潔法。據陳平原先生遊歷日本寺院時所見，京都東福寺，禪林東側有僧人專用的廁所，叫「東司」，裡面插有「廁篋」。陳平原說：「廁篋也叫『廁簡』、『廁籌』，乃大便後用以拭穢之竹木小片。廁所邊上插著木竹小片，這情形我還依稀記得。」（陳平原：《閱讀日本·廁所文化》）

雖說唐朝時，人們普遍使用「廁籌」，但此時已開始有一些人利用廢棄的紙張拭穢。據唐代《教誡新學比丘行護律儀》記載，僧人如廁規範，僧侶被要求「常具廁籌，不得失闕」，「不得用文字故紙」。

既然特別提到了「不得用文字故紙」，顯然已經有人這麼做了，因此才需要禁止。不過，這個時候應該還沒有專門的手紙，偶爾被用來拭穢的只是「文字故紙」。

那麼中國社會究竟甚麼時候出現了手紙呢？有些網絡文章說：「中國人使用手紙的最早記載見於元朝，大概是因為元朝是外族入主，沒有漢民族『敬惜字紙』的意識。」還有一篇網文，題目叫《元朝取代宋朝是歷史的巨大進步》，作者這麼認為的依據之一，就是相信元朝的蒙古貴族帶來了手紙，如果沒有蒙古貴族率先使用手紙，只怕中國人還堅持用「廁籌」擦屁股呢。作者引用蘇軾的詩「石建方欣洗綸廁」來論證，說「綸廁」即「廁籌」，說明宋朝人沒有手紙，只有「廁籌」。

這是典型的「半桶水晃蕩」。其實，蘇軾詩中的「綸廁」，只是「廁綸」的筆誤，並不是「廁籌」，而是指貼身襯衫，或者便器。南宋學者葉夢得早已在他的《石林詩話》中糾正過蘇軾的筆誤：「古今人用事有趁筆快意而誤者，雖名輩有所不免。蘇子瞻『石建方欣洗綸廁』，據《漢書》，廁本作廁綸，蓋中衣也，二字義不可顛倒用。」

不過，元朝時，皇宮之內的御廁，確實有了專供皇帝、后妃使用的手紙。據《元史·后妃列傳》，忽必烈的兒媳婦，「性孝謹，善事中宮，世祖每稱之為賢德媳婦。侍昭睿順聖皇后，不離左右，至溷廁所用紙，亦以面擦，令柔軟以進」。用臉部測試手紙的柔軟度，大概是仿效南唐李後主與周后用臉部測試廁籌的光滑度。

但《元史》后妃列傳並不是「使用手紙的最早記載」，因為南宋時，至少在皇室與政府部門中，已出現了專用的手紙，叫作「淨紙」。南宋《館閣錄》載：「國史日曆所，在道山堂之東，北一間為澡園過道，內設澡室，並手巾水盆，後為圍，儀鸞司掌灑掃，廁板不得污穢，淨紙不得狼藉，水盆

不得停滓，手巾不得積垢，平地不得濕爛。」顯然，南宋杭州的國史日曆所內，設有公共廁所，裡面陳設完備，有淨紙、水盆、手巾，而且非常乾淨、衛生。

這才是我們目前見到的中國人使用手紙的最早記錄。不必奇怪，南宋時，造紙術已經推廣開來，紙的生產已經規模化，紙張早已不是甚麼貴重物品，被應用於如廁，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不過，宋元時期，手紙的使用尚未普及，民間兼用「廁籌」。元初筆記《南村輟耕錄》載，「今寺觀削木為籌，置溷園中，名曰廁籌」。可知當時一些寺院的廁所還在使用「廁籌」。但有些寺院已用上了手紙。崑曲《西廂記》中有一段精彩的打諢，來看看：

【付】：啊呀，走錯哉，走錯哉。走至東園半邊來哉！

【小生】：何謂東園？

【付】：俗家人叫毛坑，出家人叫東園。道人，拿草紙來。

【小生】：做甚麼？

【付】：請相公出恭。

【小生】：不消。

【付】：小恭？

【小生】：也不消。

【付】：屁總要放一個。

【小生】：甚麼說話？

【付】：真個標標緻緻面孔，肚皮裡連屁才無得個。

上面的「付」是崑曲中的角色，類似於插科打諢的丑角。這段戲曲告訴我們，張生歇息的這個寺院，是備有手紙的。

到了明清時期，手紙的使用已經相當普遍。皇家自不待言。明朝宮廷內設有一個專門給內廷宮人製造手紙的機構，叫作寶鈔司（好名字哇！），「掌造粗細草紙」。寶鈔司造的草紙，「豎不足二尺，闊不足三尺，各用簾抄成一張，即以獨輪小車運赴平地曬乾，類總入庫，每歲進宮中以備宮人使用」。皇帝使用的手紙更加講究，由監紙房特製、特供：「至聖上所用草紙，系內官監紙房抄造，淡黃色，綿軟細厚，裁方可三寸餘，進交管淨近侍收，非此司（寶鈔司）造也。」（劉若愚：《酌中志》）

明代的富貴人家當然也有手紙。《金瓶梅》寫道：「一回，那孩子穿著衣服害怕，就哭起來。李瓶兒走來，連忙接過來，替他脫衣裳時，就拉了一抱裙奶屎。孟玉樓笑道：『好個吳應元，原來拉屎也有一托盤。』月娘連忙叫小玉拿草紙替他抹。」可見西門大官人的家中是常備手紙的。

甚至農村的廁所也出現了手紙——雖然還比較稀罕。明末小說集《照世杯》中有一個故事說，鄉下土財主穆太公，在鄉中建了一間公廁，並貼出廣告：「穆家噴香新坑，奉求遠近君子下顧，本宅願貼草紙」。結果生意火爆，原來，鄉下人「用慣了稻草瓦片，見有現成草紙，怎麼不動火？還有出了恭，揩也不揩，落那一張草紙回家去的」。

清代時，手紙更是成了市民日常生活必備的尋常用品。小說《瑤華傳》裡面有個細節：「見一個挑夫，將空擔靠在一個牆上，向別個鋪家討了一張手紙，上毛房去了。」顯

然，當時手紙應該非常便宜，不值幾個錢，所以才可以向鋪家討要。清代的監獄也向囚犯提供手紙。據清人筆記《咫尺偶聞》，已經定讞的囚犯，「五日一沐，三日一櫛。木梳、草紙、疏巾、鹼豆，敝斯易，乏斯給。女獄倍之」。囚犯都用上了草紙，一般市井人家肯定不缺幾張手紙啦。

回到梅超風如廁之後如何「善後」的問題，梅氏生活在南宋後期，是籌紙兼用的時期，此時社會中已出現了手紙，同時又保留著使用「廁籌」的習慣。「廁籌」短者二三寸，長者五六寸，梅超風手指甲再長，也不妨礙她使用「廁籌」。如果她用的是手紙，儘管指甲過長會帶來一點小小的麻煩，但也不至於解決不了問題，動作小心一點就是了。